

當唱針輕觸膠片，百年前的天籟之音在屋內蔓延開來，聆聽者彷彿正在經歷一場跨越時空的世紀之旅。作為內地首家留聲機博物館的館長，王心偉一邊手搖唱片，一邊向記者講述着館內藏品背後樁樁件件的故事。歷經四代傳承，憑借一份執着，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收藏並修復了2萬餘件，來自全球不同國家、帶有不同文化符號和風土人情的老式留聲機、音樂櫃和風琴等，時間橫跨一個世紀。當百年古董的旋律響起，那些被雕刻的時光和懷舊的聲音無不讓人陶醉。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

王心偉的留聲機博物館，坐落於大連旅順口一座1,600多平米的老建築裏，不僅外部建築充滿年代感，其中收藏更令人歎為觀止，從留聲機的鼻祖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唱片，從用紙來演奏的風琴到靠搖臂演奏的街頭樂隊，僅唱片區便有1877年愛迪生發明的錫箔唱片、蠟燭唱片、1887年德裔美國發明家柏林納研製的黑膠唱片以及從1966年開始中國唱片廠自行研製的塑料薄膜唱片——三十年代老上海的周璇、李香蘭等名家唱片一應俱全。儼然記錄了世界樂器和留聲設備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程。

四代接力 攢出博物館家底

「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都喜歡留聲機，傳到我這一輩已經四代人了。」在王心偉看來，他的人生注定與留聲機有不解之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王心偉的外祖父與祖父母同為民間音樂團體成員，因為興趣使然，團員們經常聚在一起唱戲、聽留聲機。王家收藏留聲機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只是由於在戰爭年代，留聲機這種洋

玩意兒，價格不菲，王家所有能力收藏的，大多是已經殘破的，無法正常使用的，但這依然沒有改變他們收藏的信念。到王心偉父親這輩，收藏依然沒有中斷，只是礙於當時社會環境，所有的收藏活動都是偷偷進行，也不具備聽留聲機的條件。受家庭影響，1953年出生的王心偉，從很小就對留聲機表現出濃厚興趣。但父輩們總把留聲機視若珍寶，沒有機會靠近的王心偉，就一直夢想着自己買一架。王心偉的多個親手收藏源於自己的舅舅。當年舅舅在旅順文工團當團長，後來文工團解散，很多留聲機被當做破爛處理了，有心的王心偉就把它們收藏了起來。

為購心頭好 走了一夜

為了攢錢買留聲機，王心偉煙酒不沾，甚至連公車都不捨得坐。回憶起年少時最苦的一次收藏經歷，他的眼角不禁泛紅。「當時我還在上中學，從同學那兒聽說，他家有親戚之前在旅順市役所（市政府）工作，並在市役所解散後，收藏了一架十分罕見的帶防篡改刻錄功能的老留聲機。」年紀不大的王心偉登門拜訪，希望說服同學的親戚割愛。起初那家人面對一個

毛頭小伙子並沒有當回事。架不住王心偉幾次三番上門，那家人終於同意了。「但沒想到當時帶的錢不夠，買完留聲機，兜裏連1毛錢車費都掏不出來了。」王心偉捧着機器和唱片走了整整一夜，「走到一半，涼鞋壞了。後半段路光着腳走，磨得滿腳都是血泡。」

王心偉說，博物館中所陳列的許多收藏都是他通過同樣的「軟磨硬泡」方式得來的，原主人也都為他的執着的精神所感動，最終同意割愛。

「瞎琢磨」修復復竟無師自通

但令他記憶猶新的，仍是那部他在七歲時買回來的留聲機。「上學前，跟着大人去割草，或去海邊趕海，撿廢品偷賣了換錢。」即便就這樣，買留聲機的3元7角錢，王心偉攢了足足三個月。「當時國家正是困難時期，普通家庭一個月的生活標準才7元，這3塊7毛錢可以稱得上巨資了。」在當鋪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留聲機回家後，王心偉除了用它放唱片，甚至還自己琢磨出了一套拆解再組裝的「手藝」，這也為日後他修復祖上收藏的破損留聲機，打下基礎。

家族所傳下來很多留聲機，絕大多數不能正常演奏，如何修復成了他的一塊心病。「這些老留聲機很多都殘缺零件，市場根本買不到，也找不到懂行的人請教。只能自己瞎琢磨，嘗試着手工製作。說起來簡單，因為沒有圖紙，我甚至連缺少的零件長什麼樣都不知道，修復工作特別困難。」他自嘲道，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彷彿是着了魔，就連睡覺都在想着修留聲機，有時夢中靈光一現，突然有了想法，便立即驚醒，一骨碌爬起来趕緊記在紙上。「修幾個月甚至幾年都很正常，有一架自動演奏管風琴，我花了幾十年。」

百年珍藏銘歷史 歲月留聲擊時光

王心偉在修復立式大型音樂機。受訪者供圖



法國1918-1920年大型自動演奏風琴。王心偉使用英國1922年箱式留聲機播放《黃河大合唱》。王心偉收藏的各類留聲機時間橫跨一個世紀。

五次赴日購回珍品

特稿

回憶起自己收藏留聲機的一生，王心偉坦言已經記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錢，在他看來，自己付出的精力要遠比金錢更有價值。所有藏品中，被王心偉視若珍寶的是一件1928年英國製造的EMG留聲機。當年，這架留聲機被在華旅居的日本人佐藤從旅順買走，王心偉得知後五次前往日本，最終說服老人轉讓給他，又重新帶回到旅順。

「2000年前後，去日本還沒有自由行，我就跟着旅行團到了大阪，在翻譯的幫助下找到佐藤，那時候他已經70歲了。」不出意料的是，第一次購買以失敗告終。王心偉不顧身邊人的勸說，在隨後三年中，他先後四次自費前往大阪，終於說服了老人轉讓。

但怎麼把留聲機帶回國內，又成了王心偉頭疼的事。「當時費了好大勁把它打好了包裝，在機場卻發現進不去X光機。我和日本海關官員講了自己求購留聲機的經過，出示了佐藤給我寫的證明。」讓王心偉沒想到的是，兩名海關官員大受感動，親自開車把留聲機送進了飛機貨倉。「這架老留聲機回到旅順後，佐藤還來看過它，我們也成了好朋友。」

這些年，王心偉奔走國內、闖蕩國外，將攢下的錢全部用於收藏留聲機。到2010年前後，他已擁有各式留聲機、老唱片及老電影機總計5,000餘件，藏品規模與品相在亞洲乃至世界堪稱一流。王心偉說：「除了澳門，中國內地還沒有一家老留聲機博物館，選擇創建一家這樣的博物館並對外開放很有意義。」

在1898年美國愛迪生唱筒留聲機前，王心偉裝上世界上最古老的唱片——蠟製唱筒，輕搖手柄，音樂斷斷續續地傳出。親耳聆聽到一百多年前美妙而古老的聲音，彷彿穿越時空隧道，令人震撼。談及創建博物館的初衷，王心偉說，他只是想給後人一個近距離接觸旅順近代史的機會。

展廳裏，1918年於荷蘭製造的立式大型音樂櫃格外顯眼，這正是王心偉費盡百般周折得來的一件寶貴。被視為荷蘭國粹的這台設備存世極少，亞洲僅此一件。「它的唱片由摺疊的紙殼製成，就像一本書，『書頁』上鏤刻的不規則的小孔決定了演奏曲目的不同。從前人們在節日裏把它推到廣場上，輪番搖動，伴隨著歡樂的樂聲跳舞歌唱。」說起這件寶貝，王心偉難掩興奮。

在王心偉的收藏中，有台鐵唱片留聲機。這是一百多年前川島芳子的親生父親肅親王善善出訪法國時買回來的，當時一共兩台，一台送給了慈禧太后，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另一台被善善在1912年帶到了旅順。十年後善善去世，這台留聲機便一直放在肅親王府，後來肅親王府沒落，許多陳列擺設被變賣，留聲機被當時旅順大豐樓的二掌櫃獲得，這位二掌櫃就是王心偉的大姨夫，這台留聲機最終也成為博物館最古老的藏品。王心偉拿出一張鐵唱片，小心翼翼地放到這架木質留聲機上。記者看到，鐵唱片上密布很多小孔，正是這些小孔推動彈簧與齒輪，轉換成聲音。百年前人們聆聽過的法國革命樂曲《馬賽曲》就這樣隔着百年時光再度被奏響……

作為清末北洋水師的主基地，旅順口在甲午海戰後曾被日佔領，還曾是日俄戰爭的主戰場。百年前的屈辱史，在散落民間的老物件上，仍能依稀尋到痕跡。留聲機博物館裏展出的古董多數來自旅順地區。這其中便包括日俄戰爭時期沙俄軍隊用過的留聲機和電話，北洋水師使用過的留聲機、電報機，以及日本佔領旅順大連時期、蘇聯紅軍在旅順駐軍時的遺留。王心偉說，「從一件留聲機出發，可以深入歷史，關聯到很多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事件。可以說，正是這些能夠發聲的老物件，見證了近現代的百年歷史。」

老物件講故事 讓青年更貼近歷史

「音」緣成佳偶 冀子再傳承

「我和老伴就是因為聽留聲機才認識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那個物質和精神生活雙匱乏的時期，能有唱片聽是一件讓人羨慕的事。「她是回城知青，聽說我有唱片，偷偷跑來跟我借，就這樣我倆漸漸熟了起來。」

直到婚後，王心偉的愛人崔俊卿才知道，原來他收藏了滿屋子的留聲機和唱片。一起生活的日子久了，起初的新鮮勁兒也逐漸磨沒了，隨之而來的是抱怨。「留聲機和唱片時間長了就積灰，她在收拾衛生時就會發牢騷，然後跟我冷戰。」每當這時，王心偉就會使出自己的「撒手鐮」——「我裝作在修留聲機放唱片，她就在一邊偷偷地聽，等第二天做飯時，她哼的就是老唱片裏的曲子。」王心偉知道，這一招又奏效了。

王心偉清楚，自己癡迷留聲機，在外人看來就像是一個「精神病」。雖然年輕時夫婦兩人也因此拌過嘴，但現在妻子早已不再有怨言，而是默默在背後支持他。

2013年9月，大連古樂留聲機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後來因為經營不善，王心偉曾一度關閉了博物館。2016年，在大連市旅順口區政府的支持下，博物館搬進了旅順太陽溝的一棟老建築內，也就是現址，開始營業，名稱更改為旅順留聲機博物館。自從在當地政府支持下建起了博物館，王心偉幾乎就吃住在博物館，一個月都回不了幾次家。他坦言，自己捨不得離開這些「老朋友」，住在館裏一方面方便給觀眾講解，二是一旦留聲機出了故障，自己能第一時間修好。「雖然博物館離我家有40多公里，但我老伴還隔三差五給我送餃子。」說到此，王心偉笑得像個孩子。

「如果你想繼承，就好好鑽研修復技術，延長這些留聲機的壽命，繼續為後人訴說過去。」這是王心偉說給兒子王子鳴的一句話。如今，自己的兒子選擇了繼承發揚這些聲音「活化石」，王心偉也放下心。「這些留聲機雖然是我們祖輩四代人收藏的，但歸根結底，他們都屬於旅順這片土地。」



旅順留聲機博物館收藏了2萬餘件老式留聲機、音樂櫃和風琴等古物。



川島芳子生父善善在法國購買的留聲機。